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風月鑑 第二回 幻夢 刁宴

話說媽娘要到園裏讀書，常興就叫人去收拾了。擇了日子，叫媽娘搬進花園。又想著園子大了，他們小孩子住著害怕，就叫些女家人靠近住著，又叫了幾個二十多歲的丫頭去作伴。媽娘日日在園內一處一處的游玩，連書篇兒也不摸。一日頑乏了，睡了午覺，就作了一夢。夢見到一仙山，其中樓閣玲瓏，如珠玉修成的一般。信步走去，忽見一門，就大著膽走進去，見是三間花閣，垂著湘妃竹的簾子。猛聽得一陣笑聲，如鶯聲嬌囀，不覺腳跟下走了三魂七魄，站在那裏就呆了。忽有一個人從背後輕輕拍他一下，說：「看什麼？好大膽！」媽娘聽了這一句話就像小鶯兒叫了一聲，想道：「就在屋裏，如何又到這裏來了？」連忙轉身來，作了一揖，纔抬頭去看。那人帶嗔呼道：「低下頭去。」媽娘就不敢仰視，祇順著眼看見那人穿著銀杏衫子，罩著墨色撒花背心，穿著百摺百蝶裙子，一對蓮鉤祇露出一個尖兒。媽娘也不敢出聲，祇彎著腰站著。站了一時，那人說：「還不快去！」媽娘慢慢出了門，纔敢回頭來看，卻不見那人了，祇聽簾內說：「好好談談。」媽娘也不敢再聽，又往前走，又見一帶花障。他從垂花門進去，見一美人在廊下，背著臉向內坐著，在那裏讀詩，其聲微微莫辨。他就偷偷的到背後，一看卻不是讀詩，是在那裏拈著筆寫甚麼。媽娘順著他寫的看去，是：

天上人間，可憐誰是前緣，誰是無緣？到頭來，那是一般參了個無要緊的禪，纔笑人枉然。作一對鴛鴦睡，誰知我，也是空纏綿。

媽娘看畢，不覺一聲嘆道：「可憐可憐！斯言誠不謬也。」那人回頭一看，媽娘纔自想道：「不好，我如何竟走近他身子跟前了？」祇得連忙作揖。那人卻不怪他，祇說：「你去罷，此地非久停之所。」媽娘又作了一個揖，就出來了。走著又回頭偷偷一看，見那花容月貌，世間罕有，又不敢長看，祇得一直出去。卻一路走一路想，不覺防著，就一頭碰在一個粉牆上，撞在地下坐著，祇聽後邊有一兩個人嗤嗤的笑。媽娘起來，那一兩個美人也走到跟前了。媽娘就拱手而立，說：「得罪，得罪，有勞尊笑！」那美人說：「這個人必是呆子，自己頭不疼，還給我們周旋。」又一個美人說：「莫是個瘋子，我們走罷！」媽娘也不敢出聲，祇是呆呆望著那兩人說說笑笑去了，纔想起來：「是他們罵我！」祇得又走。

忽見又一大門，他又進去，順著腳走到一處小花園，看著兩個美人在那裏打秋千。媽娘就走到那玲瓏石旁站著，說：「小心些，掉下來就了不得了！」那打秋千的祇顧忽上忽下，卻不看見旁邊站著有人，聽他說話纔看見，說：「你是何人？怎麼來到這裏？」媽娘說：「我是媽娘。」那人笑了一笑，說：「我又知道你是個甚麼媽娘？但是你是個男人，如何叫女人名字？」媽娘方欲回話，那秋千架上的人也下來了，說：「姐姐，莫跟他說。這必是個小賊子，將他鎖起來！」媽娘說：「好，好，就是這樣玩法。」那一個說：「這是個傻子，趕出去就是了！」媽娘祇當與他說頑話，還是笑。那人說：「你再不出去，就打了！」媽娘祇得笑著出來了。不防地下青苔甚滑，一下跌倒。猛然驚醒，卻是一夢。他卻不把這當個夢，一心要去訪這些美人。他又不肯直向常興說，日日在園中納悶。雖有他四個陪著，總不能解他的悶。

一日，他四個商議說：「媽娘天天似乎心裏有事，俺們今日大家備個菜，請他吃酒。等他醉後問問他。」他四個商議定了，第二日就向媽娘說：「俺四個有個薄酌，請大爺吃一杯，不知可賞小的們的臉？」媽娘說：「你們成天家想著法鬧，又請甚麼客？又是甚麼小的大的的？我是個豬八戒淨壇使者，豈有不好吃的！好菜好酒，快些拿來，等我狼餐虎咽。」關關說：「祇怕不是狼虎，是個小雛燕子！」姐姐說：「也不是個雛燕，是個小學生、假姑娘！」姐姐說：「我前日跟奶奶往王表爺家聽戲，唱的是《請宴》，祇怕大相公就是那請宴上的秀才們，聞道請，似得了將軍令，宛是五臟神，願隨鞭鐙。」窈窕說：「大相公明日去中個學，就是秀才了。」媽娘說：「真真你們是些女孩子，不知外面的事。如何進學說是中學，若中舉、中進士，豈不也要說進舉進進士嗎？」大家說著笑起來，把窈窕倒羞的滿臉通紅。媽娘看著甚不過意，就照自己嘴上打了一巴掌，說：「你可混說了？」姐姐說：「我說個情，饒他這一次，下次重重的打罷！」媽娘說：「不是姐姐說情，真個不饒！」關關就上去替媽娘揉揉嘴，說：「你看，都打紅了。」姐姐說：「莫鬧了，擺桌子罷。」說著將桌子擺開，上面設了一張大椅。媽娘說：「怎麼祇用一張？」姐姐說：「我們這奴才，如何敢坐？」媽娘陡然變了色，說：「我幾時有這些混帳的意思，如何說小的、又說奴才？豈不是折罪我嗎？我一定少活十年。」姐姐說：「莫急。這是我們的話，與你不相干。你要氣我，給你賠個禮！」說著就拜了一拜。媽娘笑著說：「不敢，不敢！我受你一拜，更要少活二十年！」關關說：「你看，媽媽們送菜來了。坐下罷！等我去接進來。若是等他們送上來，你又嫌腌臢了。」媽娘說：「豈無個陪客，豈無個主人？依我說，我就領擾；不依我說，我就要辭謝了！」他四個說：「依了就是。」媽娘說：「我今日是你們請的客，就大膽僭了。陪我的次坐是姐姐，三坐是姐姐，主坐就是關關、窈窕姐。這是序齒，最公道的。」他四個都無的說，就依次坐下了。關關說：「我來回上菜。」窈窕說：「我來把盞。」大家坐著說了一會，飲了一會。姐姐想醉媽娘，叫他好說實話，就使個眼色給窈窕。窈窕說：「我小些，我要敬一杯！」拿了一個瑪瑙六方杯子，滿斟了一杯，送到媽娘面前。媽娘說：「多謝！這是必領的。」就三口兩口吃完了，說：「小弟不敢有慢尊命，飲畢了。」關關說：「再小些就是我了，我也奉敬一杯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媽娘笑著說：「願領，願領。」關關就拿了一個翡翠圓杯，滿斟了送上去，媽娘也三口兩口吃完了，說：「覆命，吃完了。」姐姐、姐姐也想敬他，又怕太吃醉了。姐姐說：「我是五歲來你家的。」又指著姐姐說：「他是六歲來的。」又指著關關、窈窕說：「他兩個也是五、六歲上來的，來到都跟你在一塊。我們今日飲酒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都說說。就先從相公說起。」媽娘總不出聲，姐姐們總是要他說。不知說了未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